

放我自由

CUT ME FREE

[美]J.R. 乔纳森 著 张宇 译



派珀

很高兴你逃出来了

很高兴你现在叫夏洛特

放我自由

CUT ME FREE

[美]J.R. 乔纳森 著 张 宇 译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放我自由 / (美) J.R. 乔纳森著 ; 张宇译 .

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, 2017.6

ISBN 978-7-5568-2650-6

I . ①放… II . ①J… ②张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6912 号

CUT ME FREE by J.R.Johansson

Copyright © 2015 by J.R. Johansson

First published by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17-0170

放我自由 (美)J.R. 乔纳森 著 张 宇 译

编辑统筹 魏钢强

责任编辑 刘晓静

装帧设计 费 广

排版制作 蒿薇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/32

印 张 9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2650-6

定 价 25.00 元



赣版权登字.04-2017-335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12056



麦克米伦世纪童书



麦克米伦世纪 全称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
公司,由全球最大、最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的麦克米
伦出版集团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共同注资成立。

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
司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13号院7号楼庚坊国际10层
邮编:100088 电话:010-82093837
新浪官方微博:@麦克米伦世纪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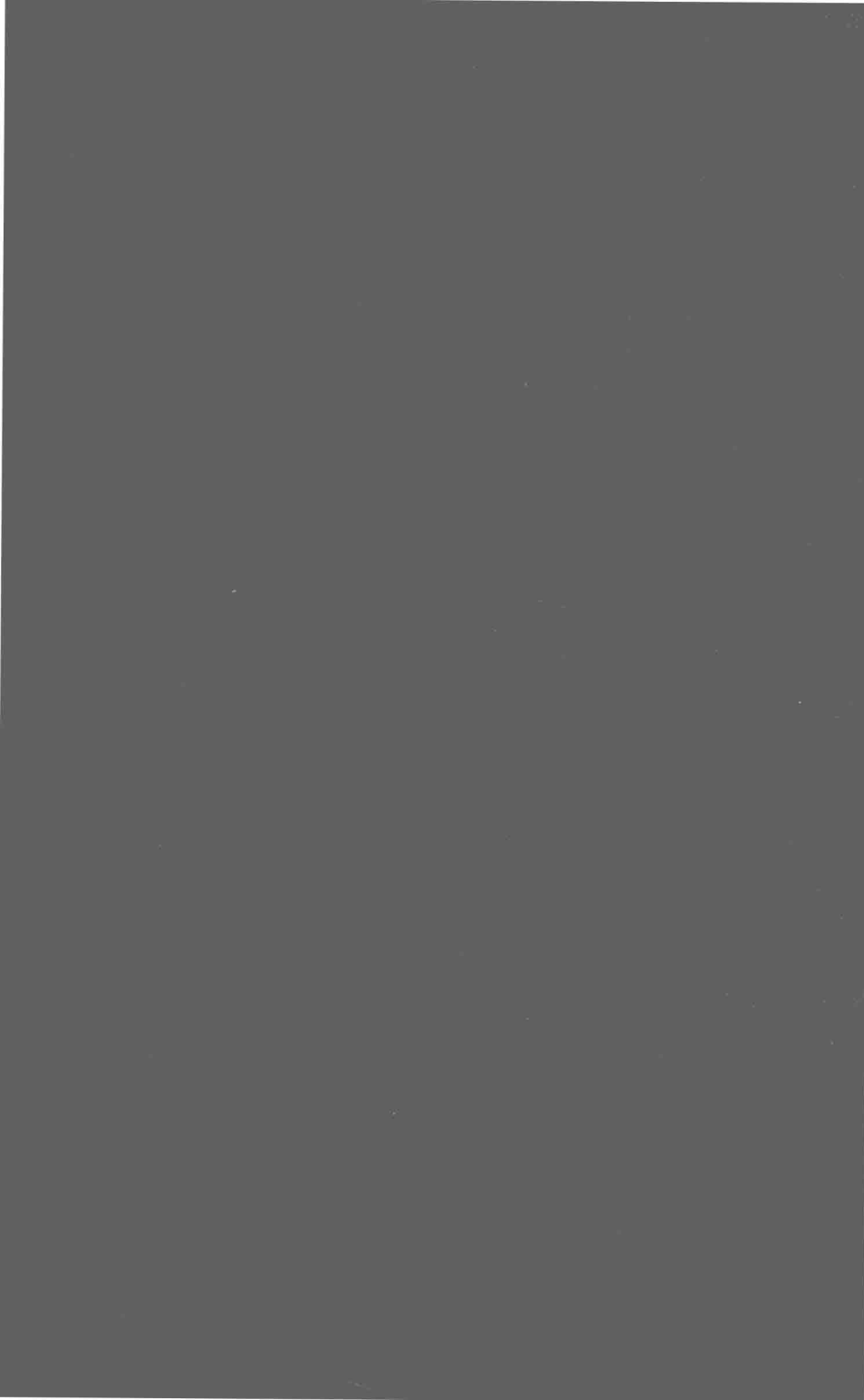
放我自由

CUT ME FREE

[美]J.R. 乔纳森 著 张 宇 译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献给克里斯塔，

感谢你成为我第一位诚实的读者，

感谢你永远最喜欢派珀，

并向我展示姐妹究竟有多么重要。爱你！

这座城市将我拥入怀中。林立的矩形高楼直入云霄，高得一眼望不到顶。高楼把我裹在阴影之中，紧紧拥抱，深深藏匿。在这一刻，在这里，我感觉自己很安全。我已记不起，上一次感到安全时身在何处。夕阳已在远方看不见的地平线上沉没，可我并没掉头回旅馆。那里没人等我。

这里的声音和气味好像一个崭新的世界。这里有人的气味，很多人。我很了解空荡荡的“气味”，一个地方能有这么多人，大概唯有异乡。不，不只是人多。这里还充满了“生气”。里滕豪斯广场上的气味在我周围弥漫着，这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气味。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呼吸包裹着我，或者说，生命的气息萦绕在我四周。要说那对“父母”对我做过的最大善事，恐怕是他们倒下去的时候没给我找太多麻烦。起码这样一来，我只需逃跑一次就行。不知道他们死掉没有，反正当时我绝对拼尽了全力。不，现在我不该再去回想那件事。

相反，我要活下去。曾经，我所熟悉的只有死亡和痛苦，此刻，沉浸在生命的气息当中，感觉真好。

我闭上眼睛，张开双臂，这座城市的温暖迎面扑来，流遍我的全身。再也不会会有痛苦了。再也不会会有“魔爪”在我苍白的皮肤上留下瘀青，甚至敲断我的骨头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再也不会会有如藤蔓般勾缠的冷酷的眼睛和冰冷的话语。现在，它们全都灰飞烟灭，彻底消失了。

我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。

我睁开眼睛，坐在长凳上眯起双眼，望向对面的雕塑。它展示的是一场打斗——场面激烈，生死攸关。在殊死搏斗的胜利关头，巨大的狮子把挣扎的毒蛇碾碎在利爪之下。从某个方面来讲，比起公园里的其他人，我更容易对这组雕塑产生共鸣。我竭力想忘记那场苦战，却无奈地发现自己把每一幕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根本无法为自己的胜利欢呼。

我抬起手腕，看了看手表上面的时间。这是一块电子表，我在一家商店的儿童用品柜台找到的。我仍弄不明白石英表上两个转圈的指针分别代表着什么。大人戴的手表表带都太长，而我的手腕太细，戴着都太松了。里滕豪斯广场这片区域的人不是很多，还是十五分钟前我到这里时的那些人。他迟到了。虽然只是晚了五分钟，但对我来说已足够漫长。我并不着急接下来去哪里，但这不重要。他已是我找的第四个人了。第一个人没有露面。第二个人，我一看到他的眼神有些飘忽就赶紧离开了。第三个人看着不够聪明，我不放心把自己的未来交到他的手里。现在，如果我要雇用这个名叫卡梅伦·安吉洛的人，就得确保他能在我规定的时间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事。我得确保他

明白自己该做什么。

如果这次还是不行的话，我打算去地下酒吧或小巷子里花钱再买一个名字。要想搞非法买卖很容易，尤其是在费城这样的大城市里。只要找对地方，并且愿意花钱打听，你什么都能买到。真没想到，以前夜深人静时，奶奶偷偷塞给我的那些书让我学会了不少东西。她让我留在身边的那几本书尤其让我受益匪浅——《阁楼里的花》《雾都孤儿》，还有《诱拐》。她曾经花了很长时间筹划我和萨姆该怎样逃跑，只是我和她都没想到，最终逃跑成功的只有我一人。

有一句话我俩都很喜欢。写着那句话的纸片又黄又皱，就像奶奶布满皱纹的双手，即便如此，我也希望能把那张纸片一直带在身边。那张纸是奶奶从一本又旧又破的英语诗集里撕下来的。那句话出自一首诗，虽然只有两行，但奶奶说，它能给我希望。

“尽管我的灵魂深植于黑暗，可一旦有了光明便能冲破云天；我从不惧怕黑夜，只因我深爱着夜空星辰的灿烂。”

我默默地念了三遍，这些诗句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，令我恐惧之感大减。眼下，我最需要的就是希望。每次一想起奶奶和萨姆，我的内心就会充满了痛苦。我强忍着心痛，站起身来。我把手提箱换到另外一只手里拎着，紧紧地握着把手，直至手指不再颤抖。不能把手提箱留在旅馆里——它正装着二十三万个“理由”。当初整理这个手提箱时，里面装着二十四万个“理由”。对独自生活了一年的我来说，这种情况已经很不错了，当然，生活低调与挥霍浪费也格格不入。即便是这会儿，在我很清楚里面究竟装了什么的情况下，我拎着手提箱时仍然感觉怪怪的。我能感觉到每个人打量的目光都正……落在我身上。

一个小女孩被一个男人牵在手里，从我身边走过。一股寒意霎时传遍我全身，好像一股寒风从我的脚底钻进来，顺着血管流遍我的全身。我一眼就看到了她的痛苦，如同我一眼就看穿了这座城市一样。她使劲往下拽了拽粉色的袖子，可还是没能遮住她胳膊上的瘀青。被男人紧紧攥着的那只小手软弱无力，并不是在寻求大手的支撑，它正深陷牢笼，无法挣脱。

关于萨姆的一幕幕往事一下子涌到我眼前，我马上用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索那枚一直带在身上的黑色螺栓。我用大拇指摩挲着螺栓破损的边缘，努力想把那些回忆封存起来。我想把过去的一切全都埋葬，可它们仿佛又从黑暗里爬了出来，开始在我眼前萦绕：阁楼上，萨姆和我蜷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；“父亲”把我按在墙上，呼出的热气喷到我的脸上；我苦苦哀求“母亲”放过萨姆，有什么都冲我来就好，可她径自把萨姆拖下楼梯，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；我无法阻止一切；萨姆回来时，身上满是新的伤口和瘀青，我和他的脸上都布满泪水；每天晚上，看着萨姆熟睡的样子，我的心里都会充满恐惧——害怕下一周、下一天、下一个小时，一切都会重演。

在无声的痛苦中，我强行咽下一声哽咽。那些回忆实在太过伤痛，让人都不敢触碰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回忆，把自己藏进心底的角落里，权当眼前这个小女孩并没像我弟弟那样遭遇不幸。

她身边的男人让我想起了“父亲”，并非因为他们长相相似，而是因为他身上散发着同样的阴暗气息。我抑制住内心莫名的疼痛，竭力去观察细节，试图理性地辨别是非曲直。他们长得一点儿也不像。这个男人更年轻，四十岁上下，头发是黑色的。

“父亲”的头发是金色的，和我与萨姆的一样。“父亲”生性多疑，长期保持着修长、健康的体型，而这个男人又胖又邋遢。

只见这个男人停下脚步，挠了挠肩膀。他一抬起胳膊，小女孩就往后缩。脏兮兮的黑发遮住了她的脸庞，跟萨姆以前一样。她瑟瑟发抖的样子没人留意，她奄奄一息的样子也没人发现，除了我。我强忍着一阵恶心，竭力保持镇定。

我注视着他们渐渐走远。萨姆稚嫩的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——他在求我去救她。

除了你，没人能救她。

像被磁石吸住了一般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拼命想去完成自己没能为萨姆做到的事情——趁一切还来得及，阻止悲剧发生。我知道我必须忽略这个念头。我不能卷进去。我必须装作什么都没看见，可萨姆不会允许的。

她需要你。

我远远地跟着他俩，来到公园边上。只是看着。

我能做的只有看着他俩——至少，眼下只能这样。

“你也太容易放弃了。”一个低沉而温柔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，我立刻转身看向他。我举起双手，做出防卫状——出于条件反射。

“哇哦，慢着……”他退后两步，看着我，直至我解除戒备，“对不起，我只是不希望你走掉而已。你是——”他往下瞥了一眼自己的手机，“派珀，对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我微微侧了侧身，盯着他，朝渐渐消失在我视线中的小女孩的背影瞥了一眼。我把她跟丢了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；同时，她不见了，我又松了一口气。这不再是我的责任了。

除了你，没人能救她。

我强忍住战栗，忽略萨姆的话。我做了个深呼吸，松开手里的螺栓，从口袋里抽出手，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这名男性身上。逃出生天没几天，我已经懂得留意细节能让我活命的道理——无论是在阁楼里还是在阁楼外，没有例外。

我等的人，卡梅伦，是个高个子，肩膀很宽，有一头大约齐肩的棕发。他的皮肤是浅褐色的，鼻子比一般人略宽大。他穿着牛仔裤、红色短袖衬衣，衣服很合身但不是很新。他看起来沉着自信，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。

看他的样子就知道，他打起架来很占优势，可那对我来说没什么用。我需要的是一个天才，一个犯罪高手。我盯着他看的时候，他那双浅褐色的眼睛也在看我——仔细打量着我。不可否认，他那双眼睛里透着智慧。他可能很聪敏，但太年轻了。这不是我想找的人。

“谢谢你来，卡梅伦，但是这事儿你办不了。”我转身离开，手提箱上的轮子在人行道上发出急促的咔嗒声。咔嗒、咔嗒、咔嗒、咔嗒——一座城市快速跳动的的心脏就像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一样充满生机。费城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有的地方很惬意，周围到处都是树；有的地方很繁华，熙来攘往。这让我感觉很安全，在这里，死神应该无法找到我。当然，在内心深处，我从不曾怀疑死亡会如影随形，无论我走到哪里。

他迟疑了一秒，然后跟上我，他那双长腿可以很轻松地跟上我快速的脚步。“你可以叫我卡姆。”

“好吧，卡姆。”就算这个名字和我弟弟的名字很接近，给我的感觉好了不少，我依然没有放慢脚步，“这事儿肯定不行。”

他看了一眼我的手提箱。“看来我们见面之前你就对我没抱希望。要么你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空姐，要么你就是要去赶飞机。”

“不是。我只是觉得咱俩没什么好谈的了。”我换了只手拖手提箱，这样就可以用手提箱隔在我俩之间。我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个手提箱的安全。

“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”

“你太年轻了。”

他大笑起来，但一看到我是认真的，他就像是一辆打不着火的汽车那样，笑了几声就停了。他挑起一条眉毛：“只要一个人做事是最好的，年龄又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你多大了？十五？”

“十七。”我没告诉他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多大。在阁楼里生活，很难计算时间。即便是我六岁那年——还没被关进阁楼里时，时间也很难计算。六岁那年，有个邻居，一位老太太——真希望我还能记得她的名字，是唯一跟我说生日快乐的人。我几乎想不起遇到“父亲”之前的事情。之前的日子大概算不上好，但肯定比之后的要好。六岁以前的生活也有痛苦，但那是不一样的痛苦。对我来说，用身上的瘀青和伤疤来代替饥饿的痛苦算不上生活得到了改善。我前六年跟着“母亲”忍受她的“癖好”，后面的十年又跟着“父亲”忍受他的“癖好”。

“那咱俩差不多大。这个理由不够好。”

我停下脚步，面向卡姆。一百万个本能告诉我：继续往前走别理他，他自然而然就会放弃。可他身上有种气质让我难以远离。“你迟到了。”

“你来之前我就来了。”

“不对。”我眼前闪过我刚来公园时见过的每个人的样子，

“当时你不在。”

“能请你看看吗？”他咧着嘴笑了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我的身后。他抬起一条胳膊，指向那座雕塑另外一边的篱笆，上面有个小小的缺口。站在我当时等他的地方，几乎看不到这个缺口，可他却能从缺口将公园那片区域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松了口气。他很聪明。

“好吧。”我转身面朝他，紧接着往后退了一步。一股混合着肥皂、薄荷还有树木的气味迎面而来，让我觉得暖暖的——太近了，我离他太近了。

“那么，我再次被你雇用了吗？”他往前探了探身子，咧开嘴笑着说道。

“我之前就没有雇用你，怎么会有‘再次’一说。”

“那咱俩为什么要见面？”

我拎起手提箱，朝着附近一棵树走过去，然后坐在草地上。他也坐下来，还是离我很近。

我局促不安地坐了一会儿，和他拉开一点儿距离。这个人似乎不懂什么是个人空间。“现在开始面试。”我说。

他低下头看了看，察觉到我俩之间的距离变得稍微远了一点儿。看到他的嘴角勾了一下，我发现自己居然对此十分恼火。

“好啊。面试吧。你是不是该问我几个问题？”

“你怎么收费？”我摆弄着膝旁一根特别长的草，问道。

“直接谈钱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“如果你是——”
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”他举起双手，冲我微微一笑，“你非常严肃认真。我也可以的。”